



传记丛书

吴相湘 著

民國人物

列传 (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民国人物列传

下

吴相湘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目 录

陈介是社会贤达参与外交	(1)
詹天佑是国人自筑铁路的先导	(14)
伍连德是中国近代医学的先驱	(44)
凌鸿勋赶筑抗战需要的铁路	(80)
名画家齐白石是木匠出身	(116)
熊希龄创办慈幼事业	(140)
颜惠庆力倡主动外交	(153)
吴佩孚保全晚节	(201)
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	(228)
张发奎以“山大王”为荣	(264)
亲日三伙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	(295)
陈公博甘愿为汪精卫牺牲	(320)
附录一 《三生有幸》自序	(340)
附录二 我的书斋	(359)

陈介是社会贤达参与外交

陈介，晚清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肄业四年，旋转学德国，入柏林大学法律经济系。毕业时欣逢中华民国肇建，回国后服务于北京农商部、财政部。民国九年，出任江汉关监督兼外交部湖北交涉员，保护国家利权不遗余力。

民国十六年起在上海银行界工作，以其通晓日本、德国、英国语文，治事缜密，为这国际商场显名人士之一，清誉甚高。

民国二十四年，张群任外交部长，延陈介担任常务次长，以社会贤达参与对日外交。民国二十七年冬，受任为驻德大使，于危疑震撼之际持节柏林，以经济合作为前提，努力促进中德关系。只以国际情势复杂多变，事与愿违。转赴中南美洲考察各国政情，先后任驻巴西、墨西哥全权大使，并为中国驻阿根廷国首任大使，建立华夏在中南美洲国家的友谊。

陈介关心教育，于湖南明德中学维持协助尤多。

陈介，字蔗青。原籍湖南湘乡县。父游宦浙江临海，一八八五年诞生介于临海。十八岁时，介经浙江省选派赴日本留学，入

东京弘文学院。以籍隶湖南，得识胡元倓、黄軫（兴）、杨度等，时相过从。胡、黄毕业后回湘，深感兴学重要性，因创办明德、经正学堂，得湖南巡抚赵尔巽与士绅龙湛霖暨谭延闿等提倡赞助，一九〇三年春开学。时陈介已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距大学预科开学尚有数月，请假回国省亲，绕道至湘扫墓。途经长沙，遇胡、黄两人，正值其自日本聘来理化与博物教员二人，器械已先运到长沙，拟开办之师范班学生（胡庶华，后任湖南大学、重庆大学校长）亦已招妥，只待能通日语之助教，即可开学。胡、黄以陈介适至，坚留为助，并允俟暑假后，聘留日之李觉继任。陈介勉强同意。是年夏，陈介返湘乡故里完婚，而李觉以恐荒废学业不果来湘。胡、黄乃同访陈介于其寓所，苦留一年。陈以秋季必须返日本大学，不允。胡即于座众前向陈介长跪，非允不起。陈介深感其诚意，欣然承诺，但以一年后能得湖南省官费派赴西洋或仍返日本继续求学为条件。次日，胡陪同湖南提学使张鹤龄同访陈介，当面允诺。陈介以是继续在经正任教一年。湖南教育界因胡氏之跪，一时传为佳话。（见《民国百人传》第一、二册）

是年秋，胡氏假周氏花园创办明德小学，分甲乙两班，教员皆由中学分任，而请陈介主持一切。甲班学生中有黄兴长子一欧、陈祖焄（果夫）等。

陈介在长沙任教一年期满，胡氏与湖南省当局均践约，以湘省官费资助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肄业。四年后，转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律经济科。

中华民国肇建，陈介在柏林大学毕业，回国服务，任工商部参事，旋调任商业司长。民国二年，工商、农林两部合并，改任农商部工商司司长。民国五年，调任财政部参事。六年，调任农

商部首席秘书，旋出任山东省实业厅厅长。

上海银行界清誉卓著

民国七年，陈介当选参议院议员，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陈在参政会任国际委员会委员。民国九年，出任江汉关监督，兼任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员。在当地对外交涉上挽回利权不少，记名全权公使。民国十二年，调任全国水利局副局长。民国十三年，任汉口大陆银行经理。民国十四年，复任江汉关监督兼外交部湖北特派交涉员。

陈介与胡元复校长情谊深厚，民国元年，胡、陈重晤于北京。时胡得前度支部饭食银余款捐款，在北京设明德大学，分设法律、经济两门，聘章士钊为校长，陈介于公余兼任教课。民国四年，明德大学移设汉口，适陈介奉命接收汉口德国租界。胡校长以陈之介，得假大智门旧址和洋行堆栈改作校址。历时数年，因经费告竭乃停办。从此，胡校长专注于长沙明德中学。陈介时常进言，以陈留德时深感其中学教育之严格周密，是为学子立身处世之根本。胡校长深然其说，即于明德中学实行。其后十余年，陈介服官汉口或任银行业于上海。胡校长时为学校经费问题，奔走南北间。每与陈介相晤，胡校长必以关于学校大计相商。每届年终，常为欠累向银行界捐款或举债，必挽陈介为先容或担保，几成例课。

民国十六年，陈介任上海汇业银行经理。民国十七年，任上海盐业银行经理。其后，任交通银行董事、上海银行公会、上海总商会常务委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国际问题研究会理事、国际大饭店监察人。在银行界清誉卓著。

关心明德中学大计

陈介见胡校长精力渐疲，劝请稍息。胡校长虽然其说，而事实上难许。民国十六年，长沙“马日事变”。陈介在上海，有以胡校长亦被害消息告知。陈介惊叹之余，深虑后继无人。胡氏儿女亲家陈子佩时在沪经营群益书局。陈介因商请其即赴南京与明德关系最深切之胡迈速返长沙，维持校务。胡迈正在向行政院请假启程，旋知恶耗未确而罢。陈子佩旅居南京数日，感染时疫，回上海未几即病逝。陈介因此怀念不已。而陈子佩之死，实为明德，明德学生尤应永志不忘。

胡校长自长沙到上海，相见几同隔世，陈介迎居寓邸，时相聚谈。某夕，陈介语胡校长云：“公办明德数十年，一生精力悉瘁于是。今幸健在，明德之福。然世态如斯，公年已老，于公于私，似宜早谋退休之道。速组健全之校董会，物色校长继任人。庶先生倘死，明德仍得不死。”陈介并举南通张謇往事为鉴。“校长一席，无论传子传贤，任公自择。如一时未能决定，公可预立遗嘱。余或后死，愿为保存。”胡校长深韪其言，且至涕下。不数日，手一遗嘱封固畀陈介。陈介特置于银行保险柜中珍藏。其后，陈介无论在国内国外均携胡校长遗嘱以自随。胡校长亦时有改定，旧稿仍并存。民国二十七年，陈介出任驻德全权大使，在重庆临行往胡校长处告别。胡校长时已卧病，送陈介出门叹曰：“战事终了后，余甚愿至德一游，重与君晤。”不幸，未及两年，胡校长已作古人。陈介在德，得明德校董会主席张继电索寄遗嘱。时欧战已起，陈介恐邮递遗失，特为摄影数帧寄胡迈转送校董会。

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政府议设国民参政会，张群奉命从事组

织。偶与陈介谈及湘中人物。陈介以胡校长对。胡氏膺聘国民参政员后，欣然接受。首届大会在汉口举行时，胡校长甫自汉口抵重庆，以国事重要，决定由渝乘飞机赴会。有以胡氏血压过高不宜乘飞机，阻止其行。胡氏不听，毅然莅会，于参政会首次大会开会致词。

社会贤达持节赴德

陈介留学日本、德国，通晓日、德、英语文，素注意国际问题兴趣，在上海时尤极浓厚，治事周详缜密，与银行界吴鼎昌等熟识。在国际市场及金融界为显名人士之一。民国二十四年，张群担任外交部长，吴鼎昌特向张群极力推荐陈介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在这以前，陈介与张群暨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从未晤面或相识，完全是罗致社会方面人士入参当时对日关系。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介赞襄辞书甚著^①。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任陈介为驻德意志国特命全权大使。陈介于是年九月二十一日持节到达柏林任所。时值德国调停中日和平、中德商务关系——购买德国军火关系微妙之际（德国军事顾问团在陈介奉命后六日，被柏林召回）。广州、武汉又于陈介到达柏林后六周先后不守。

是年十一月四日，陈介密电当时坐镇湖南南岳蒋委员长，报告当时德国舆论：（一）与国社党有关者，认为日军深入大陆，困难必多。中国长期抗战，亦无把握。对日本所传媾和条件，大事登载，而无评论。（二）与实业界有关者，认为穗汉失守，本在意中，不能认为蒋之政权终止，且华军安全撤退，实力仍在，日军虽占武汉，战事未止。日军所希望分化华南，未能实现，其未来之困难与牺牲必益多。

蒋委员长阅陈介来电后手批：“已呈递国书否？”同月十六日，蒋委员长又自湖南长沙致电陈介：“如递国书延期，最好即日托词离德，赴英暂住。以德国派公使已向伪满递国书；对于我国民刺激太甚，且对我政府太难堪也。如何？盼复。”同月二十四日，蒋委员长自南岳电重庆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指示速令陈介大使离德或正式召回：“近报德外部对我陈大使递国书事，仍再三延期，显系有不认我政府，至少亦有藐视我国书之嫌，应即照前电速令陈大使离德或正式召其回国，以调国内其他名义为名亦可。总之，不可再令其驻德，否则，国家与政府威信与体统全失，此种耻辱将无法雪矣。”外交部当即电令陈介即回国述职。旋又致电陈介：“此事暂勿通知德政府，执事亦暂缓起程。”适情势演变和缓，陈介即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向德国元首希特勒呈递国书。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九日，陈介致电重庆外交部报告：德外部所得重庆消息，有中国将变更对德政策；蒋委员长对欧局（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发表宣言说。故于是月八日及九日，两次往德国外交部，与外交次长晤谈。德外次长谓：“中德关系彼亦极望能增进。战事当不致久长，战后经济上大有可为，上月底所谈，已详陈（德外部）部长，君能不即返团，至所欣慰。”

是年九月二十九日，重庆截获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在柏林发布：德政府声明：对伪中央政权（汪伪组织）仍保持原有支持态度。十月四日，陈介电复重庆外交部：“此间未闻有此声明。据询外交部，谓在上（九）月二十九日前数日电东京言：德苏缔约后，德将变更对华态度。外交部接驻（东京）使电询，曾加否认，并未提及（汪伪）新政权，亦从未考虑支持。”

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电陈介，指

示务设法使德国警告日本制止其进攻安南（越南）。二十三日及二十八日，陈介两电重庆外交部报告：德国外长仍在法国前方。德外交次长云：日使曾奉命告知德政府谓：日本对安南关心。德迄现在止不拟作复；德对安南无何利益，亦无力遥制；但深信在交通上于中国抗战建国及将来发展中德间（中有脱漏），有重要关系，允特别注意。（德外次长）又谓：日本之出此，与阻运军概有关，颇疑法、英、日间互有默契，引天津存银问题为例。（陈）介答：“日本无非乘机渔利，图遂其数十年来南进之愿。”

加强中德合作具体方法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陈介致电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申述加强中德合作之具体步骤及办法：（一）在德英战争未了以前，只能由介在此暗中接洽，与谈经济合作原则，俾其知有利可图，对我外交好转。（二）双方于原则同意后，德方应派代表来华协商整个合作计划。我方应先充分准备具体办法。（三）协商妥后，我再派大员来德签约，并修好。介已分向亲华分子接洽，大约戈林一派：军部、经济署、大本营之一部分，及经济部均表欢迎外，惟外长尚不愿有所表示。经济署都玛斯将军系戈林亲信，为主要中心人物，现已搜集各种资料，证明战后经济趋势与我合作有利。倭则仅图利己，于德无益，故主张战后先行供给我军火抗日，然后助我建设国防工业，而我与以原料。拟将此计划由彼直接相机面呈希特勒，得其首肯，即派克兰以私人名义来华协商。现以对英战事未决，希特勒无暇及此，未易密请速效，惟有力树基础以待时机，彼等看法已不在远。此外，则对德舆论之逐渐改善，德人受勋之宜稍宽，亦为今日要著。

是年（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

三国轴心同盟协定。重庆外交部于九月二十九日，致电德、意两国政府，以与日本签订之协定内，竟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秩序中之领导，提出严重抗议。

德外长希望调停中日战争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陈介自柏林电呈蒋委员长，报告德外长约往密谈，表示：日（本）如承认南京伪组织，德、意必随之；此于中德关系不无影响。德外长密谈要旨，以中日和谈为主：

（一）德俄间自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来，交谊已密，今当再进一步，益图巩固：甲、可使德统一欧洲志愿易于完成。乙、可证英、美联俄绝难实现。

（二）英欲亡德，年来事实适得其反：德已将英四面包围。美纵参战，德之潜水艇足以消灭英、美海军；况美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两方面受敌，海军亦未必敷用；且美若对轴心国家宣战，无异对于全世界宣战。故预料对英战事，早则今冬，迟则明春，可望结束。邱吉尔之军事计划，必归失败，最后胜利，终归德国。

（三）德意日三国协约，目的在缩短战争，早树和平。自德方言：为促成建设欧洲新秩序。俄于此点甚赞成。绝对可望有把握。

（四）因此推想至欧洲以外之大陆，而继念及远东问题，拟以个人意见，探询阁下（陈介）或请转达贵政府，但须预先郑重声明：甲、未受中、日政府任何方面请托。乙、决非德国政府自愿调停。本人及政府对中国，尤其经济上关系，始终保持友谊，决未与中国立敌对地位，然如大势所趋，惟强是重，不得不侧重亲日。此在中国或引为不满，在德国实势逼使然。日本已拟于近日承认南京政府。日如实现，德、意因与同盟关系，亦必随之，

他国或尚有继起者。此于中国抗战，恐益加困难，于中德关系亦虑其影响。故将国际趋势尽情为阁下一言，倘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达蒋委员长及贵政府加以考虑，以免误此最后时机。余已声明并非自愿调停，即领袖（希特勒）本人亦无此意。倘双方以此为请，自不敢告劳。

陈介当答语：当据以电呈，在未奉训令以前，恕难遽有表示。就个人所知：我国为生存与主权而抗战，非达此目的，恐难言和平。前陶（德曼）大使奉令调停时，我委员长即以日军完全退出为先决条件，今日当仍如前说。倘日军未能放弃占领内地我军地带，及沿江、沿海口岸，则终未能和平。此点尚乞注意。

渠（德外长）谓：余虽未闻日方提及若何条件。在余观察，日方恐未易为言。

（陈）介询：贵部长将以今日所言，同样告日（本大）使否？

渠答：余信彼方不致反对，故敢约请阁下。

日本必须撤退侵华之全部军队

蒋委员长得陈介来电后，即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复电，指示向德外长婉述中国抗战之目的，中德关系之重要，并请其审慎考虑德国远东政策：“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只求达到抗战目的，对于其他国家均愿维持固有之友谊。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如是，我国知日本已放弃其对华侵略，自不难循正当途径恢复和平。但日本究竟有无撤退全部军队之意，非我方所知。关于此点未悉德方有所闻否？我方必先明白其对此点之真意，以后乃能再言其他也。若日方以承认伪组织为词，使我与其议和，则彼既无回复和平之真意，我方亦决不以此有所措意也。”

当时，柏林国宾云集，德外长无暇与陈介接谈，特派代表至中国大使馆拜访。陈介当将蒋委员长来电详译婉告，并言撤兵之必要、汪伪之不足措意、中德关系之重要三点，加以申述，请其注意。十一月二十四日，德外长又派前代表来访陈介面告。陈介当即致电重庆报告一切：“外长认为钧电词意系拒绝言和，惟有暂行搁置，以待将来变化。（陈）介答：钧电已提出先决条件。且询：德方是否闻悉日方真意，不能认为拒绝，贵部长何妨先询日方真意。施（德外长代表）言：据所推测：如须先行全部撤兵，再商和议，为日方情面上所不可能。渠意：钧座答以中国原则上愿意言和，惟日本首先须切实声明：和议告成时，必将全部军队撤退。则和议或不难开始；若欲知日方真意，如得华方委托，随时皆可转询。（陈）介恐误认为我方求和，未之闻（答）。”是年十二月二日，蒋委员长致电陈介嘱向德友说明：日本加入三国同盟之动机，及日之于德今后只有百害而无一利：“日方何以在德与我谈话未断绝以前，即承认伪组织，此乃欺骗其盟友毫无诚意之表示。而且日伪条约尚有共同防共与不肯放弃内蒙、华北驻兵权利，是显然违反三国同盟之对俄方针。无异嫁害于其盟友。总之，日本加入三国同盟不惟无助于德国，而且无爱于德国，完全利用德国战胜之声威，以期胁制苏、美，而挽救其远东垂危之国势。今中日战事既不能短期结束，则其决无南进之实力与可能，即使其允德南进，亦是欺骗一时，而无实现之可能。谓余不信，请拭观其以后之事实如何。以日之于德，今后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盖此可断言，应请其注意。”

德国竟承认汪伪组织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陈介自柏林致电重庆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德曾竭力阻止德承认汪伪，并设法促进（中德）邦交。但德日关系已益加深，德承认南京伪组织之说，已在浸润。“自三国协定成立，英、美重视远东，德之仇，悉为我友，德之友，实尽我仇，国际阵线已甚分明。在德不遽对我表示态度，实以彼此已往经济关系太深，右我者亦大有人在。日之助德与袒汪，成效未著，复以我之劝阻：弗为一时政策而忽百年大计。（日本特使）大岛重来……大岛与德外长私交素笃，共同一气；预料来后必将大施手腕，于我不利，自在意中。德对英未达目的，意对英正大失利，美对德仅未宣战，德对俄复不安心；在此复杂混乱之际，若竟为近利而忽远略。倘德又以劝和为言，我宜若何应付？委座前所训示，德已认为困难，未敢必其重提。我之情势不急待和，以俟机会，亦为彼所洞悉。惟日求和甚亟，难免不加以诱胁，德素以两国政府能和藉维邦交为其愿望者，亦不敢必其不惜最后努力，遂铤而走险也。”

同年七月二日，重庆外交部发表“断绝中国与德意二国外交关系”宣言：“充分证明：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已与中国之敌同恶相济。该两国政府明知南京伪组织为日本军阀一手造成，乃竟加以承认，实为加于中国之重大侮辱，且不惜自弃其所享中国政府与人民之一切友谊。”“两轴心国家此举，愈足证实世界侵略之恶势力已结成集团，彼专事摧毁人类自由与文明；幸爱好和平与自由之国家对于此种世界恶势力英勇而坚毅之抵抗，在数量上与实力上已日益增加，其合作亦愈趋密切。中国在此反侵略集团中对其所处地位及贡献，尤其处此空前困难时期，对于维持国际信义一贯之努力均堪无愧。今后尤必与各友邦尽量合作，继续奋斗，以期终达吾人共同之使命。”

同年十二月九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宣布：中国对德、意两国

立于战争地位。而陈介已于是年七月十日，奉命将中华民国驻德大使馆关闭。

陈介自到达柏林任所，努力促进中德外交关系及经济关系^②，不幸，国际局势变化，事与愿违。陈介在柏林时与美国使节，亦常晤谈交换意见，《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ar East）中有若干文件。自奉命将柏林使馆关闭，陈介即离德境转往美国纽约市，研究国际情势，居留半年后，奉命以大使名义，前往中南美洲各国访问，以增进中华民国与各国关系，并访问各国华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掀起太平洋战争，陈介暂留居美国。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重庆国民政府任命陈介为驻巴西全权大使，九月六日，向巴西元首呈递国书。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陈介奉命改任驻墨西哥全权大使，十一月三十日，呈递到任国书。翌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陈介奉命出任驻阿根廷大使。为中国特派驻阿根廷使节之第一人。一九四六年到达阿根廷首都，开设使馆，四月十三日，呈递国书。在任四年余，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病歿任所。

陈夫人赵慎仪（一八八六年生）为湖南衡山赵湘泉独生女。一九五〇年，病逝于阿根廷首都。随同陈介游学任职，亦通日、德、英语文。诞育四子三女。其子家导曾任美国伊利诺州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

注 释

① 陈介《明德忆旧》（一九四七年撰）陈介中英文简历。

② 中国驻外各大、公使馆历任馆长銜名年表。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

第 669 ~ 718 页。

对日抗战时，中德关系的演变，请参见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当可发现：德国当时为一时胜利冲昏头脑，于国际大势判断错误，更不认识美国工业潜力，终致于四十年前五月八日无条件投降，国土且被分裂为东西两部。日本亦因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经得起最严重考验。更违约背信，不理德国会师中东及出击西伯利亚，而盲目南进，于德国败后三月许，无条件投降。

詹天佑是国人自筑铁路的先导

詹天佑是中国近代公费留学美国幼童一百二十人中，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仅有两人之一，他学习土木及铁路工程。回国之初被分派在海军服务及学堂任教。六年后才进入铁路界。

当时，中国初筑铁路，全赖借用洋款及洋员。天佑在洋员下工作。一九〇二年赶筑西陵铁路完成，其姓名才为满清内廷外朝知晓。

一九〇四年，清廷决定兴筑自北京至张家口铁路，自筹筑路经费，由本国工程师负责建筑。只路轨、桥梁、车辆、机器仍向外洋购买。天佑奉派为此路会办兼总工程师。

一九〇五年十月二日，京张路正式开工。其中山洞四处，山路崎斜，石工最多，艰巨工程向来所未有，天佑使用人工及炸药同时自两端开凿。一九〇八年四月，山洞凿通，与测见南北直线及平水高低，未差秒黍。一九〇九年七月，全路完成。

京张铁路兴筑之初，外人讥议“中国人绝无此能力”。通车典礼时中外来宾又莫不惊叹与敬佩天佑与全体员工伟大成就。天佑于此工程进行时，注意培植青年人才、严定工程标准、划一工